

少年叢書

信陵君

孫毓修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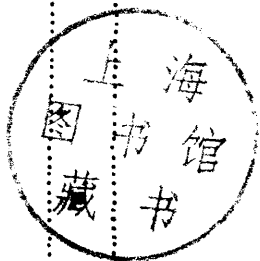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8 1590B

35.251

信陵君目次

第一章	戰國時之重士	一
第二章	五公子	六
第三章	范雎入秦	一一
第四章	公子與侯生	二〇
第五章	秦圍邯鄲	二八
第六章	魯連義不帝秦	三五
第七章	公子救趙	四一
第八章	公子歸國	四九
第九章	結論	五五



122076

~~132076~~

~~232416~~

信陵君

第一章 戰國時之重士

我國歷史上。列國紛紜之世。莫甚於戰國。正惟七雄並峙。相持不下。一勝一敗。國家之強弱所關。國民之榮辱立見。故其國民。皆有殺身亡家以救國之心。而愛國之士獨多。

君相之愛國心。孰有大於保國養民。上以承先王之宗廟。下以保黎元之身家者乎。既欲保之。則不得不應時勢而行相當之政令。知交隣之有賴乎辭令也。則養遊說音稅以言語諭人使從己也之士。知保國之不可以無兵也。則行徵兵之制。知行

政之必資乎人才也。則設招賢之館。勵精圖治。息息以亡國爲懼。此君相之所
有事也。而一國之中。與國之關係最切者。則惟貴族。用事之貴族。既助其君發
號施令矣。不用事之貴族。則亦有其惟一之天職。曰破家以養賢士。曰養士以

備國用。夫任人而不任法。雖爲制度闊略時所必至之趨勢。知之明而行之切。蓋未有甚於戰國諸公子者也。

生戰國之時者。苟有一技之長。無不爲人主卑禮厚幣。聘之而引之將相之位。故奇才異能。盛極一時。俠客辨士。傳爲美談。不異歐洲古時之有希臘羅馬也。今歐美之編教科書兒童書者。不能不有取乎二國之故事。然則我今可以遺戰國之人物耶。

更奇者。自秦始皇統一天下。東亞之戰國。久已銷滅。二千年後。迄乎民國。而戰國之局勢。於今又見。蓋以海陸交通之捷。萬里之隔。重洋之阻。利害相關。如一家也。無論紐約出一新聞。倫敦來一電報。有不聳動北京之政界。上海之市場者乎。中國境內之一統如故。實以消息靈而地球似縮。交涉多而感覺愈神。昔之合齊楚燕秦韓趙魏爲一戰國者。今則合亞歐美非澳爲一戰國。昔不過一小戰國。今乃成一大戰國。然則戰國時之人物。豈不爲我少年模範人物中最適用者哉。

昔戰國之人。一言一動。皆當具世界之眼光。猶之乎今也。惟彼之世界。限於中國。今之世界。充乎五洲。小大不同耳。彼之養成此眼光也。幼而學於名師。壯而遊於各國之都市。聞其政而知其俗。揣摩既熟。史記蘇秦傳乃夜發書陳轅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然後朝秦暮楚。爲進取之運動。當時寒士生涯。類多簡練簡練以爲揣摩言以我之簡練者揣摩時勢而用之。如此。空山講學。其道雖尊。而布衣草食。生計寂寞。豪士所不甘焉。工商諸業。爲彼時社會所輕。范蠡操致富之術。亦僅於投閑置散之時。偶一爲之。有志功名者。去之惟恐不速也。然以一草茅新進。無左右爲之先容。貴人爲之延譽。一朝而欲登大將之壇。取上相之印。此極難之事。於是各國公子貴族。養客之風。因而起。蓋此實一國人材之預備機關也。

今試一讀戰國策。名臣大將之歷史。有非某君之食客者鮮矣。甚至雞鳴狗盜之徒。苟足備一朝之用者。亦無不揖之爲座客。士之未至也。則遠紹旁搜。以致之。其既至也。則卑禮厚幣。以事之。甘之如肉。後漢書獨行傳說士甘於肉喻愛士之誠切也愛之若命。而國家一有危急。則或出其口舌之長。排難解紛。或運其帷幄之謀。取威定霸。

此實古今中外希有之風會。而戰國所獨有者。思之殊有趣味也。

批評

記戰國之事者。有戰國策。事奇而文亦奇。太史公爲戰國人作傳。多採其書。人謂太史公之文章好。所以史記最傳。顧自太史公後。斷代爲書者。實有二十三部。其體例摹太史公也。文章摹太史公也。何以輿會皆不如史記之佳。甚或令閱者昏然欲睡。蓋太史公書中。記戰國時事。幾及其半。事奇。故文易奇也。

古言男子志在四方。四方猶今言世界也。秦以前。世界之爲我先民所知者。禹貢所載冀、雍、青、兗、豫、徐、揚、荆、梁。所稱九州之外。不知其他矣。與古時歐洲人。謂地中海外。更無土地。人民之說略同。而以山川之隔絕。舟車之不便。百里千里之遠。卽有老死不相往來者。以今觀之。九州亦甚小耳。而在古人。則已覺夸父不能盡。章亥不能步。浩浩乎莫測其境之所窮。無以名之。因名之曰四方。戰國時。齊人騶衍。有大九州之說。未知衍固逞其理想耶。抑實知其

地耶。至於今日。五洲之遠。如在目前。一利一害。息息相關。人不放開眼孔。高瞻遠矚。則將何以自立。

騶衍齊人。生在孟子後。今所傳「騶子」一書。疑爲後人所依託。史記載其大九州之說曰：「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齊近海。其說或得之海上遠遊之人。當時如有好事者。卽其說而出遊赤縣神州之外。則世界之發明。或不待至近五百年也。

三代之時。官皆出於世家。世家子弟。登進甚易。不必其有才德也。不幸而生於貧賤之家。則雖有才德。亦難見用。至於戰國。人君莫不深明「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之理。求賢之意。皇皇然汲汲然。惟恐不及。世家之制。遽爾打破。而秦漢以後。王侯將相。本無種之說。因以成立。戰國之時。幾無人不殉此潮流。上以是求。下以是應。嘗謂戰國之遊士。兩晉之清談。明清兩朝之時文。皆

吾國歷史上。有一無二之社會也。

戰國之時。遊士既多。未必一至國都。卽能際會風雲。其人大都皆寒士。而又不能盡有安貧樂道之操。設無人容納而收養之。非特無緣擴大其學識。爲世大用。更不免墮其志氣。轉爲社會之憂。宋時有士子。冒秦會之秦檜信。至外省求官。爲人揭破。縛至秦處。聽其處分。會之給與士子錢五百貫。又與美官。人怪之。會之曰。此人敢冒我手書。其膽甚大。如不有以慰其情。彼處日暮途窮之境。倒行逆施。將爲國之大患。蓋其時宋之外。尙有金國。秦慮其投金以禍宋也。會之爲人。雖不足道。而此言頗有遠見。

第二章 五公子

當時公子之以好客名天下。知與不知。莫不豔稱之者。在齊有孟嘗君。名文田嬰

在趙有平原君。名勝趙惠文王弟在魏有信陵君。是數君者。門下食客常數千人。其聲

望雖敵國亦畏之。卽不任職。而國之大事。無不與聞。旣聞。則歸與其客。反覆熟

慮人君採
 而用之。無
 不中款。亦
 有寒士起
 家位至將
 相。傾慕諸
 公子之高
 風。而興起
 者。各國皆
 有。楚之黃
 歇。楚人也
相楚頃
襄王號爲
春申君
 秦之呂不



韋。陽翟大賈也。相秦莊襄。王號爲文信君。其尤著者也。史記春申君呂不韋本傳皆言黃呂自羞

以秦楚之強。不如平原信陵尊賢下士。因亦設館招賢。而厚遇之。此猶今日甲國行一善政。乙國亦急起直追。以爲抵制也。其關係之重如此。

然而五君之中。未可一概論也。五君者。其俠同。其功異。其下士同。其知士異。其能得士亦異。太史公各爲五君列傳。而於信陵君則贊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絕也。』抑揚抵牾。其推崇爲獨至。綜五君之行事而評論之。則夫好士之誠。收效之大。舉無有如信陵君者也。次平原。次春申。而孟嘗文信無取焉。何以明其然也。四君皆齊楚秦趙之相國也。國被難而拯之。若援飢溺。相國之責任宜然。信陵大梁一公子耳。居魏未相魏。居趙十年未相趙。顧始以救魏之故。椎殺晉鄙。以存邯鄲。不忍見先王宗廟之夷。自趙趨魏。而破秦軍於河外。厥功大矣。彼其所下者。侯生朱亥毛公薛公之徒。皆能明大義以完人國者。可不

謂智乎。絕口不言救趙之功。而僅受其湯沐。魏信秦間。自甘屏廢。可謂知有義而不知有利。知有公而不知有私者也。

更如平原君門下。有一毛遂而不知。必待其自薦而與俱至楚。此已暗於知人矣。毛公薛公俱趙之賢士。而平原不禮焉。故信陵曰。平原徒豪舉耳。顧炎武曰。謂

特貌爲豪傑舉動非直欲求有用之士也不求士也。史言「趙客之至楚者。皆以瑋瑁爲簪。飾刀劍

之寶以珠玉。欲以夸示於楚。春申君令其上客盡躡珠履。趙客見之。乃大慚。」

楚之珠履者。予不知其何人。然賢如荀卿。僅令蘭陵。荀卿趙人年五十始游學於齊齊人或讒荀卿春申

君以爲蘭陵令因家焉李斯嘗爲弟子蘭令今江蘇武進縣智如朱英。終不見用。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

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崑隘之塞而攻楚不更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子秦

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魏之日門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則歇之暗於知人。亦

勝類也。始而強楚。終而害楚。棘門之誅。不爲不幸矣。李園以妹侍春申君有孕而進之孝烈王及李園妹

生子遂爲太子園貴顯用事恐春申君泄其隱遂殺之於棘門之內若田文者。既相齊。潛棄而之魏。合四國之兵。

促臨淄而死。王於莒。此亂賊也。卽其所飯者。非雞鳴狗偷之徒。則暴傑子弟。大

俠姦人耳。太史公謂薛俗與鄒魯殊。皆其客爲之。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率

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而王安石亦謂盜在門則士不至。孟嘗君使於秦

殺之能爲狗盜者乃夜爲狗入秦藏宮中取裘以獻寵姬寵姬爲言於昭王釋孟

嘗既出即馳去夜半至函谷關昭王悔使追之關法須雞鳴始出客孟嘗君恐追

豈足以言得士夫雞鳴狗盜此確論也。生無尺寸之功於齊。死貽橫暴之俗於

薛。卽平原春申已不得較長而比大。而況魏公子乎。不韋以呂易嬴。本賈人之

故智。收篡國之大利。不韋本陽翟大賈販賤賣貴家累千金時秦王孫子楚賈

別謂其妾曰苟富貴無相忘復爲子楚設計歸秦後爲秦王卽孝文其所飯之客

亦不知何許人。閉戶著書。而傳不韋之名。則皆不能與軍國大事。而不過充豪

門之書記。亦可見已。不韋使其客各著所聞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凡二千餘

諸侯游士賓客有能今以信陵君之一生。介紹於讀者。想亦諸君所樂聞者也。

批評

戰國時養士最盛者。實爲平原信陵孟嘗春申文信五君。文信僻在西秦。稱

之者較少。以是四公子之名獨高。然春申實非公子也。至宋猶沿其誤。如劉敞有四公子論是也。明郭子章獨稱四君於義甚允。

天下事。往往行之既久。遂至捨本逐末。與其初意相背馳。如諸君之愛客。初意極善。其後遂流爲豪舉。惟信陵始終自持。不乖其志趣。所以爲高。

太史公敬仰信陵。不爲他事。大抵是重其任俠。我先民任俠之風。兩漢之時。猶未絕也。太史公已有今亡之嘆。無論近世矣。奴顏婢膝。相習成風。欲國之不危。得乎。

呂氏春秋。又名呂覽。今猶有傳本。其時古本甚多。秦火以後。悉已蕩然。化爲灰燼。賴此書爲之鈔撮。因得存什一於千百。故後世考古者重之。蓋所重在古書。而非重呂氏之書也。懸千金於咸陽市門。而諸侯遊士不敢改易一字者。實畏其勢耳。豈真其書無可議處哉。

第三章 范雎入秦

史記敘信陵君家世曰。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名邀。之子。少子。而安釐釐。虛。宜。切。同。信。

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漢地理志無信陵。當是鄉邑名也。太史

公敘他公子。皆稱名。或稱封號。獨於信陵君傳中。皆稱公子。此於史記書中為

變例。而其尊慕信陵之意。亦可見也。編者仍之。於少年叢書中。亦為變例云。

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

不遠數千里。爭往歸之。門下常有食客三千人。言特公子而食之。客有三千人。

當公子之時。齊楚燕趙韓魏六國。雖各有土地數千里。甲兵數百萬。而莫不畏

秦者。故六國之政策。或張或弛。不能自立。視秦之政策如何。而定對待之策。韓

趙魏。故晉地也。逼近秦國。秦兵不出則已。出則未有不經三國之郊者。以是三

國之外交尤難。畏秦尤甚。及公子年長。嶄然嶄。土減切。嶄。高峻貌。露頭角。賢名遠布。諸

侯皆畏之。不敢加兵謀魏者十餘年。乃意外來一魏齊與范雎之交涉。而魏國

幾危。

當魏昭王時。遣其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須賈與其客范雎同往。齊襄王名法。章。聞

唯有才。甚敬愛之。使人賜唯金十斤。及牛酒。唯以大夫無私交。
言大夫不能與外國政府有私交也。語見禮記。 辭而不受。須賈知之心。疑齊王何愛於唯。而有餽贈。必唯以魏國政府中之祕密。私告於齊。故齊以此報之。使事畢。須



賈以此語魏相魏齊。齊亦魏之公族。與信陵君同源也。魏齊信之。

魏齊約日大會賓客。呼范雎至。責其賣國。雎不服。魏齊大怒。令笞之。至於折脅斷齒。雎佯死。僕人以簣捲其屍。置諸廁中。賓客醉者。皆往溺之。雎忍辱不敢動。嗚呼。魏齊之待范雎。亦太甚矣。然與雎實無夙怨。蓋列國並峙。雖貌為和親。而陰實猜忌。各於帷幄之中。陰謀祕計。以制鄰國之命。其未發之政策。豈可洩漏哉。魏齊故疾首痛心於范雎。且欲令賓客見者以為戒。而不知其冤也。

雎既倖免。不敢家居。匿於友人鄭安平家。而更姓名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

謁者秦官名王稽至魏。稽問鄭安平。魏有賢人。可與俱西遊者乎。秦在魏西。故曰西遊。意謂西行。

仕秦也鄭安平以張祿對。又言張祿避仇。不敢晝見。王稽約以夜與俱來。張祿見

王稽。語天下事。王稽知其賢。乃載之入秦。過湖關。秦地名地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

問王稽。來者誰也。王稽曰。此我相國穰侯東行縣邑。東向巡行其縣邑也范雎思穰侯擅

權於秦。穰侯即魏冉。宣太后之異母弟。與華陽君。芊戎。高陵君。公子。市。涇陽君。公子。慳。擅權用事。高陵。涇陽。皆秦昭王同母弟。惡納遊士

見我。至。必不喜。因匿車箱以避之。有頃。穰侯果至。因問王稽曰。關東有何變。六國

皆在函谷關之東。故曰關東。有何變言。有無新

也。聞曰。無有。又謂王稽曰。

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

來乎。諸侯客子言六國中之遊士也。此

輩實無益於秦。王稽佯

對曰。不敢。少頃穰侯遂

去。范雎在車中聞之了。

謂王稽曰。吾聞穰侯

雖智。而見事稍遲。間者

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恐

將復至。於是下車急走。

已而穰侯果還索車中。

無客乃已。於是王稽益



知范雎之智。而薦之於秦王。穰侯之玉成。范雎者大矣。

范雎相秦。秦王封為應侯。秦人皆知應侯者。固氏張而名祿。天下之人。亦以張

祿之名。驚相告語。絕不知有所謂范雎者。即其仇人魏齊。須賈意中。亦謂范雎

死已久矣。魏聞秦將伐韓。魏因使須賈於秦。以覘之。范雎於是敝衣徒步。以范

雎之名見須賈於旅館。須賈驚曰。范叔叔范雎字也固無恙乎。今在此何事。雎佯曰。

吾為人傭耳。須賈意哀之。留與同食。又取綈袍為贈。綈厚繒今之綿袍須賈因問曰。秦

相張公。若知之乎。吾事之成否。全在張公。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孺子謂

或能識相君之客而可以為賈先容也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范雎言在秦為人雖雎亦常謁見

今請引君見於張君。須賈猶作驕狀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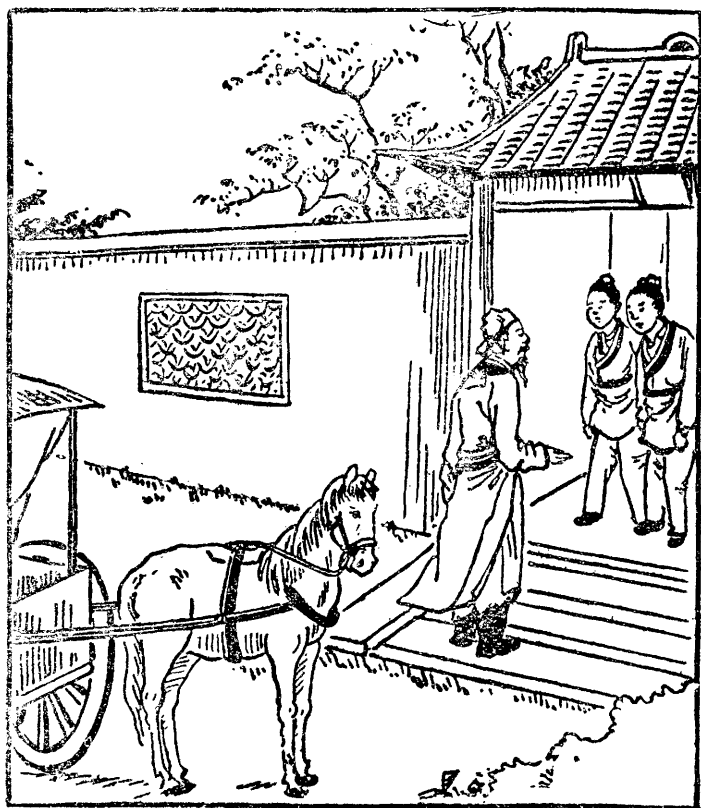
范雎曰。願為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車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及門。

謂須賈曰。君在此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之久。不見至。乃問門下

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何為范叔。頃者吾相張君也。須賈至此大驚。自知見

賣。乃肉袒膝行。袒裸露肉袒謂露其左臂古人於凶事行此禮也膝行謂跪地而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

飾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而言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古有以沸湯烹人者。鑊釜也。生死惟命。范雎數之曰。汝罪有三。昔楚昭王時。申包胥爲楚却吳軍。楚王封之五千戶。包



晉不受。爲邱墓之寄於楚。不宜坐視父母之邦。有覆亡之慘也。今睢之先人邱墓亦在齊。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屏我於廁中。公不止之。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念公綈袍戀戀。尙有故人之情。故釋公爲我告魏王。速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今河南開封魏後都此。須賈歸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居平原君家。夫人少年落拓。受恩受怨。世態之常。一旦得志。報復以快其意。此不過個人之私事耳。乃秦王以重愛范雎之故。後竟以此牽入兩國交涉之旋渦中。咄咄逼人。弱國亦太可憐矣。

批評

史記一書。主於行文。故其書法體例。殊無一定。班固漢書。雖踵史記而起。然以紀事詳贍爲主。體例較史公爲謹嚴。故史公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讀史漢者。不可不知此意也。

立國需賢。此古今不易之公理。然專制之君。惡能識某也賢。某也不賢。而進退之。則識賢殊不易也。觀戰國之君。虛心禮賢。可謂至矣。而終不免於危亂。

者何也。真正大賢如孟荀之徒。其始皆禮致之。及聞其言論。無非尊王道。賤霸術。則以爲迂。而不能行。其所傾慕而樂用者。惟功利之徒。秦得地利。獨能兼併六國。以成一時之功。然不旋踵。非特戰勝之土地不能有。卽非子之遺封。亦併失之。非子爲周孝王封之。以附庸之國。此秦之開國史也。所謂富國強兵之功效。又安在哉。今之世界。又是功利主義極盛之日。時人聞弭兵大同之說。以爲迂。猶齊梁之君。以尊王賤霸之說爲迂。進化之期尙未至也。戰國之時。法律不完。貴族尤可專橫。若魏齊之憑喜怒以處置范雎。當時人民不能恃法律以保護其生命財產。蓋可知也。然雎不遭此屈辱。則智不長而志不決。所謂吃了苦進了步也。

范雎數須賈之罪。而引申包胥事。以明己之未嘗賣國。其後又何以有伐魏之舉哉。春秋時。楚人伍子胥奔吳。其父伍奢方在獄中。聞子胥事。因曰。楚國自此多事矣。言其將來必報仇也。方范雎含憤出亡之時。人人皆知其得志之後。必報魏仇。今又何必作此欺人之談耶。律以愛國之道。則伍范二人皆

千古之罪魁。後人勿復學之可也。

王稽使魏。公事之外。復汲汲然搜羅人才。爲本國用。使乎使乎。不可及矣。片言之下。卽知范雎爲可用之材。其眼力亦非常人所及。

范雎避穰侯之事。眞能以目聽。以耳視者。王稽至此。那得不十分傾倒。穰侯亦非夢夢者。惟其行事不如范雎之敏疾耳。宋人常談。以見事遲者。名曰穰侯。卽指此也。

范雎狠心辣手。何嘗以故人綈袍。而寬須賈之死。所以釋之者。欲令寄語魏齊耳。然捨須賈外。范雎何難遣一介之使。以告魏齊。特必須賈言之。始覺神情躍然。愈足顯己之快意也。

第四章 公子與侯生

范雎數責須賈之事。旣喧騰於一時。於是天下皆知范雎之名。范雎記其微時之恩仇。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睚眦謂相噴怒而見齒也而於鄭安平王稽二人所

報尤多焉。

後鄭安平爲趙所圍舉兵以降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范雎亦以此罷相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

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佯遺平原君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

之友。君幸過寡人。共作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信其無他。卽入秦見昭王。昭

王乃言曰。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今不令君歸矣。平原

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

上爲如字下爲於。爲反言以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爲有貧賤之

也。時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況又不在臣所。昭王又遺書趙王。令其殺

魏齊。不然。將舉兵伐趙。又不放歸平原君。趙孝成王恐。發兵圍平原君家。魏齊

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平原虞卿

寧棄其富貴。以救其窮迫之友。高情俠義。誠可以風示後人者也。虞卿挾魏齊

奔大梁。求蔽於信陵君。秦聞公子之匿魏齊也。乃舉兵伐魏。圍大梁。魏王及公

子患之。及魏齊自刎。而秦始罷兵。

欲知魏齊所以自刎之故。則知弱國之外交。爲可哀矣。方虞卿魏齊之奔魏也。

蓋知公子能急人之急。而不存世態炎涼之見。公子非不欲力踐此義。以畏秦

故。猶豫未肯見。又恐客窺見其隱。因問虞卿何如人。時侯嬴在旁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跋涉至趙。一見趙王。即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及魏齊窮困過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公子大慙。魏齊聞公子之不肯見也。怒而自剄。音景以刀割頸也。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歸平原君。

公子在魏。四方皆知其賢。然未嘗有赫赫之功。魏王即不重之。亦未嘗忌之也。趙與魏接壤。一日。公子與魏王博。博局戲以五木為散有梟盧雉犢塞五者之采梟為最勝。而北境舉烽。即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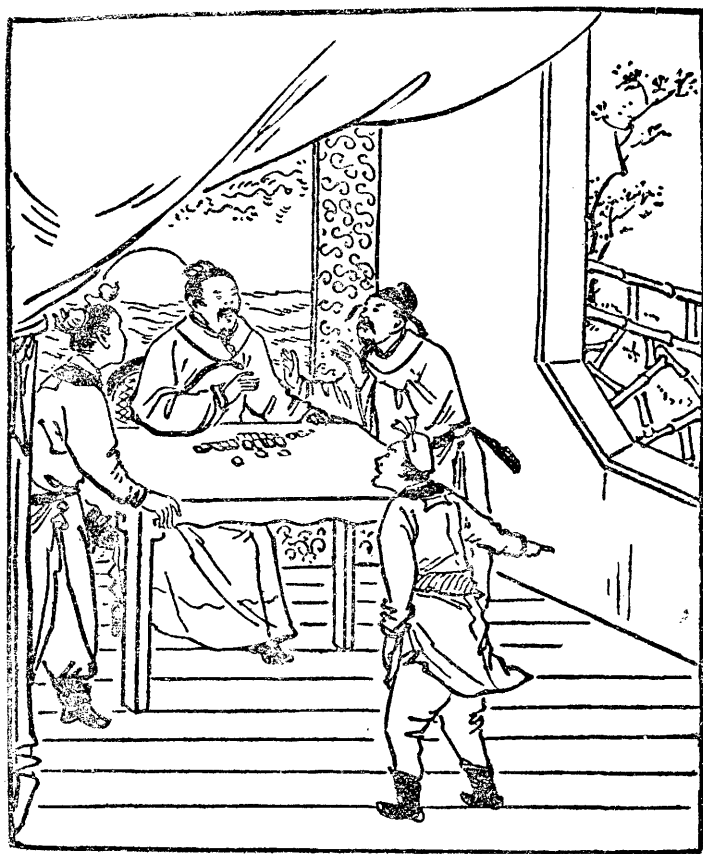
烽燧古時用以告警者也。

言趙寇至。且已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

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俄頃。北方復傳言來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

公子欲得隣國之陰事祕計。俾本國可預為之防。一時得意。遂不覺盡洩於王。

前而不知適以
觸王之忌也。是
後魏王畏公子
之賢能。不敢再
任公子以國政。
嗚呼。魏王休矣。
已無能而能用
人之能。己不賢
而能用人之賢。
猶可以爲治也。
乃家有賢能之
公子。反畏之不
敢用。而寧受外



國之欺凌。豈不可慨也哉。然公子並不以此灰心。禮賢下士。孜孜然惟恐不及。一如平時。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遺音位。餽也。侯嬴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

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車中以左位。爲尊。言公子

虛左位以待侯生也。自迎夷門侯生。侯生登車。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

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

友朱亥。故久立。與朱亥語。絮絮不休。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

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者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

子。色終不變。乃別朱亥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上坐。徧贊賓客。贊告也。謂以侯生介紹於賓客

也。賓客皆驚。驚公子之重視。若此也。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

嬴之累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

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使公子車騎。市中

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贏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

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得知。故隱屠間耳。公子欣然往請。數往。朱亥亦不致謝。公子怪之。夫公子所敬



禮之侯生朱亥。其人爲何如人乎。蓋皆古之勇士。苟遇知己。則慷慨任事。一瞑不返者也。

批評

魏齊乃范雎之私仇。此何預於秦昭事。乃至逼勒平原。威嚇魏王。掀動如許風波。強國心中。惟知有己。豈復顧他人難堪哉。平原之不畏強禦。虞卿之屈己存友。皆千古血性中人。可以泣鬼神。可以屈侯王。若趙王之唯唯聽命。尙復成何國體。

結客諸公子中。平原之建白殊少。然唐人極重之。如云「買絲繡出平原君。」又云「未知肝胆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傾倒如是。蓋獨重其不出魏齊一事。高誼足風也。

信陵欲蔽魏齊。以畏秦故。猶豫不決。此所謂失其自由者也。蓋自由云者。言得依正道而行。不爲強暴所奪。於儒家謂之義。有強暴者。禁遏其志。不得行其心之所安。乃卽遷就委曲於其間。則所謂失却自由者。是。不然而身可死。

志不可屈。則所謂爭回自由者是。儒家殺身成仁者。如龍逢比干之抗暴君。文天祥史可法之殉國難。蓋自由二字爆發之時。如此其正且大也。若夫傲慢其長上。放恣其嗜欲。內則負疚於良心。外則見屈於清議。失其自由。未有若此者也。自由云乎哉。

太子丹欲使荆卿刺秦王。而未得間。會秦將樊于期奔燕。荆卿乃思借樊將軍之頭。以親見秦王。一擊中之。爲燕國及樊報仇雪恨。樊慨然允之。拔劍自刎。親以其頭付之荆卿之手。君子雖悲其遇。然較之忍辱偷生者。豈不凜凜然大丈夫哉。魏齊窮迫。等於樊將。惟身本魏人。非若樊之出彘。秦人得以蔽其逃犯。強令燕國執之也。乃秦公然命之。趙欣然行之。以魏人而魏之國力不能保。哀已。以堂堂公子宰相。而魏之國力不能保。尤可哀已。轉輾逃避。終覺天地雖寬。無彼栖息之處。至憤而自盡。函首西秦。弱國之民見此。能不人人自危也歟。亡羊補牢。或可挽救。頑廉懦立。不可一刻緩矣。

侯生用種種方法。試驗公子。畢竟淺率。觀諸葛武侯之於先主。固未嘗有此。

而君臣之間亦未嘗不魚水相歡。蓋先主之誠意與否。早斷定於草廬三顧之中。既出而復悔之亦已晚矣。戰國時人好爲此等做作。而不知道以見其淺也。

第五章 秦圍邯鄲

趙之畏秦也。時惠文王已卒太子冉立是爲孝成王至逼取魏齊之頭以獻。趙之君臣自以爲奉

令承教。可幸無罪。不知秦恃其強。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其欲何饜之有。周赧王

五十七年。秦昭王使王齧音紇伐趙。秦初欲使王陵伐趙。王陵辭曰邯鄲實未易

破秦軍必矣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趙都也趙平原君夫人公子姊也。趙魏又

唇齒相依之邦也。乃因公子而求救於魏王。然魏兵寡。不足以制秦。因又求救

於楚。楚趙魏三國合縱。而秦兵可却矣。

求救於魏。則有深明時勢之公子在。不勞平原親行。自能赴救。而楚則不能不

自往。使命重要。固不可不妙選隨員以爲助。乃於門下食客中。選文武兼備者

二十人。與之偕行。然可取者僅得十九人耳。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聞之。自薦於平原君。願以備員。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錐爲尖銳之刀。置於囊中。其尖必破囊而出。以喻才士雖處衆人之中。必有見長之處。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早得處於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以毛遂充數。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同行至楚。接其言論。則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至楚。與楚言合縱之利害。自日出至於日中。反覆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縱之利害。兩言而決耳。至今不決。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吾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昔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地。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戰士百萬。此霸

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

勿能當。白起

小豎子。率數

萬之衆。興師

以與楚戰。一

戰而舉郢都。

也今湖北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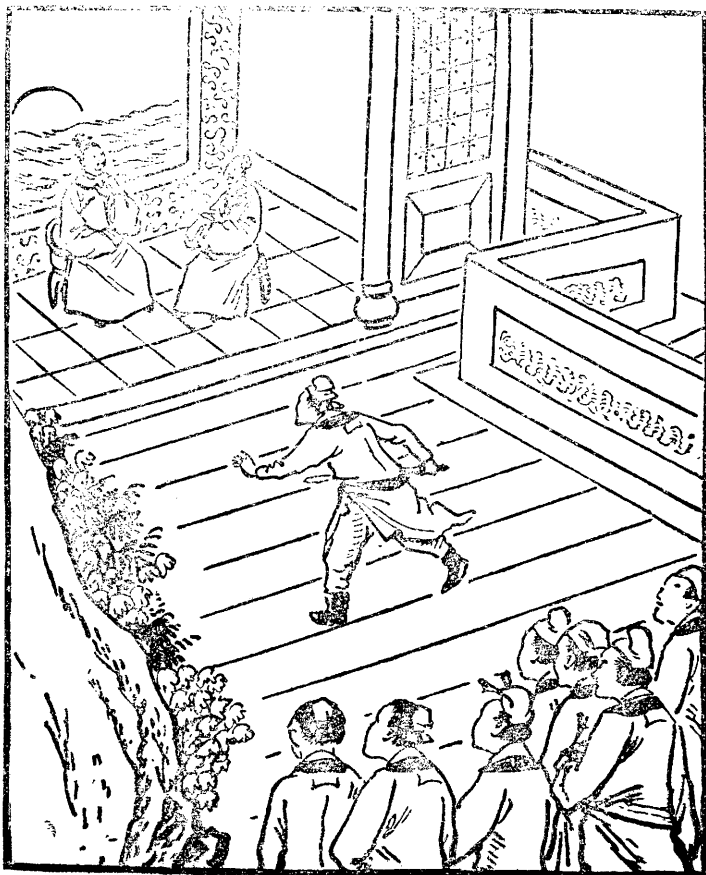
故郢城再戰而

燒夷陵。三戰

而辱王之先

人。周赧王三十七年秦

使白起攻楚拔郢燒夷陵



史陵。楚先王墓。今湖北東湖縣是也。自此以後。楚遂徙都於陳。今河南陳州是也。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言趙且為楚羞之。

王顧弗知惡焉。合縱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以水切。諸也。

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先生。毛遂曰。縱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

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古者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豕。大夫以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

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捧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縱。次者吾君。次

者遂。既定縱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於堂下。

公等錄錄。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自此尊毛遂為上客。

平原君返趙。春申君以楚師至。聞魏亦使將軍晉鄙將軍十萬救趙。已在途矣。

邯鄲之民被圍日久。易子而食。析骸而炊。言民不忍出城採薪。故炊死人之骸骨。不能出城。

望魏兵之來。如大旱之望雲霓也。乃久之不至。其故因秦聞魏救趙。即遣使者

恫嚇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言趙即將為秦

所滅。如有敢救趙者。秦必以得勝之兵伐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駐鄴。魯仲連傳云。止於蕩陰。名為救趙。

實持兩端以觀望。

平原君以魏救不至。使者冠蓋相屬於道。使者冠蓋相屬於道。極言使者之多。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日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得書。憂思無計。數請魏王促晉鄙出軍。魏王畏秦。終不爲動。又使諸賓客辯士百計遊說。亦終無效。

批評

秦索魏齊。誘平原君入關。其事在趙孝成王初立。太后用事之年。太后溺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之赴齊。嫁女於燕。哭泣不捨。蓋一庸庸無能之女流耳。何能當虎狼之秦。宜其不顧國體。取媚於秦。而偷旦夕之安也。

古之才士。卽終身不遇。亦以求見知爲高。以自薦爲恥。然若毛遂之有才。而求用。猶勝於無才。而求官職。不問己之勝任與否。惟藉官職爲利祿者也。聖人教人不求進用。不慕榮利。看似與幼學壯行之意相矛盾。然苟有才德。則雖不求不慕。亦何嘗不能見用。古之賢人。且有以名爲累。而逃之深山窮

谷之中。以避人主之訪求者矣。聖人教人如此。實欲養人羞恥之心。而非欲人之忘世。以爲高絕俗。以爲名也。語曰。「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士之求用。正如女之自媒。其可恥孰甚焉。

文章最重比喻。如平原君與毛遂問答一段。如實說。「先生非賢士也。不然。胡處勝門下。三年於茲。而不見知也。」辭亦未嘗不達。趣味則索然矣。卽此可悟作文之法。尋常文字中。言白則云如雪。言黃則云如金。言憂則云如醉。言樂則云如仙。他如水深火熱。米珠薪桂。皆比喻之詞也。凡難顯之情。能以比喻出之。則文省而意達矣。

平原君至楚。見楚王。其所言者。今雖不傳。以意度之。大約言合縱之利耳。乃自日出言之。反覆論難。至於日中。尙不能得楚王之同意。其目的幾不能達。毛遂上堂。不過數言。楚王唯唯聽命。舉國以從。迄今讀之。毛遂亦無他妙法。仍不過言合縱之利耳。乃開口之時。卽借楚王一叱。陡然搶白。趁勢又引湯文之事。以恭維之。提白起之事。以反激之。氣盛詞宜。有聲有色。不待詞畢。已

搔著楚王癢處。心中口中莫不許之矣。俗說「一席話勝於十萬師。」辭令之不可不講也如此。

以毛遂比藺相如。則毛遂之才氣。雖不遜相如。而氣度則不及矣。相如完璧歸趙。雖立大功於外。而抑然謙退。不與廉頗相爭。卽學道之君子。亦何以加焉。毛遂定縱。卽面辱十九人。毫不顧人之難受。稍存忠厚者。尙不肯爲之。而謂君子爲之乎。毛遂歸平原君尊爲上客。史上不復見其行事。一生事業。想此外亦無表見者。

秦伐魏。魏將段干子請割南陽之地。與秦以求和。蘇代之蘇秦弟曰。「不可。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誠破的之論。秦所以愚六國。與六國所以受愚於秦。皆由於此。然明之者。只有蘇代一人。不然。秦伐一國。一國毅然當之。復使五國救之。如此。則六國安能爲秦併。而信陵君亦何所成其名哉。

第六章 魯連義不帝秦

當楚魏之救未至。邯鄲危急之秋。趙有愛國之事。二則至今讀之。猶令人起舞也。其一爲魯仲連事。而一爲李同事。

魯仲連。齊人。好奇謀。而有高節。出遊於趙。值秦師大至。仲連處於圍城之中。魏

王使晉鄙救趙。暗中又使之按兵不發。反使客將新垣衍新垣姓入邯鄲。說趙

王尊秦爲帝。欲以虛名媚秦。冀不戰而解邯鄲之圍。魯仲連聞之。乃求平原君

爲之介紹於新垣衍。既見。相視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

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

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音從容而死者。皆非也。韓詩外傳

隱者厯潔自守。獨居不妻。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污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

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水立枯焉。衆人不知。則爲一身。言衆人不識鮑焦之意。以恥居濁。彼

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法斬首多爲上功。斬一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言秦人以權詐
使其殺士以奴
待其人無恩德也

彼若肆然而為
帝以號令天下
則連有赴東海
而死耳。不忍為
之民也。所為見
將軍者。欲以助
趙也。
新垣衍於是進
而叩其助趙之
策。魯連曰。吾將
使魏及燕助之。



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不知。若乃魏者，則吾新從魏來，固知魏王無助趙之意。魯連曰：魏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睹其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後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告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齊威王名也。後至，當斬。齊威王勃然大怒，斥罵周王。天下皆笑威王生則朝之，死則叱之。然威王之所以出此者，誠不忍周之恃天子之名分以責之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言問天子之責齊王禮在則然，猶不足識其太過也。

魯連之詞未畢，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連曰：嗚呼！魏之比於秦，自以爲僕耶？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魏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烏能使秦王烹吾王？魯連曰：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又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欲令之死。由此觀之，秦一稱帝，固可以烹魏王也。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從，謂

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之。夷維子曰。吾君天子也。天子至。諸侯當避舍。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魯人聞之。怒而不納。齊湣王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新君曰。天子弔。必移棺於西。主人北面哭。天子南面而弔之。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湣王因又不敢入鄒。鄒魯小國耳。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猶不能受。今秦與魏。同爲萬乘之國。各擁國王之名。見其一戰而勝。遂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果爲帝。則將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謂善於讒間之婦女也。爲諸侯妃姬。處魏之宮。魏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長有其寵乎。新垣衍至此。乃恍然大悟。不敢復言帝秦。秦軍聞之。爲之奪氣。

適其時。又有傳舍吏子名李同者。主傳舍者之子也。傳舍卽後世之驛站。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耶。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窮困甚矣。而君

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衣穀。饜梁食。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給。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言民困之極。矛矢告竭。則削木爲之也。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以饗士。士方危苦之時。易以恩德結之也。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將之。人人効死。秦軍爲却三十里。而李同亦死於此役。

批評

我國交隣之道。在戰國時甚見重。在戰國時亦最無術。一遇秦兵。四出求救。苟應其求。則割地聯姻。無所不至。狀極可憐。然他國之畏秦。亦如之也。乃轉勸其屈服於秦。以求旦夕之安。甚或坐視不救。隣國之亡。如於己絕無關係者。此所以六國有十倍於秦之地。五倍於秦之衆。而終爲所併也。其後晉宋兩朝。與外國稱臣奉貢。一味苟安。不圖自強。皆戰國時人有以啓之也。未著之禍害。雖智者亦不能知之明。而言之切也。水之深。火之熱。雖婦人小子。莫不怵其害而預防之者。以其時時見之。日日遇之也。新垣衍欲以帝號

奉秦如此大事。時人視若尋常者。爲帝秦後之不利於六國之臣民。其事爲未來。其害爲未見也。魯仲連乃假周齊之事以形容之。使人不寒而慄。其用心亦良苦矣。噫。帝秦與亡國相比較。則帝秦猶爲輕也。而其辱已如此。且古之亡國。非亡國也。亡朝耳。新朝定而干戈息。人民重見太平。又得休養生息。以有田園而長子孫。今之高麗臺灣。實亡國矣。其人民萬劫不得自由。其子孫萬劫作爲牛馬。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平原君因李同之言。毀家紓難。未聞今人有行之者。論者動輒教人學歐美。不知我國古人。可學者亦正不少。捨而不學。豈不令歐美笑人。戰國時人。雖婦人小子。亦有愛國之心。蓋有國界觀。卽起愛國心。後世習居一統之朝。天下一家。國界觀久已不存。愛國心因之消滅。今要一旦喚起。殊未易也。魏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

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賢之。奢固有理。財治國之才。平原之爲公而廢私。亦可敬也。願今之豪貴。亦能學之。韓趙魏三國。受秦禍最烈。因之愛國之士亦最多。如韓之上黨守馮亭。亦可敬也。秦白起伐韓。攻野王。克之。上黨與韓都絕。守將馮亭與其民謀。欲以上黨降趙。曰。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民以爲然。趙使平原君受其地。封亭爲華陽君。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受封也。

孔子七世孫斌。魏王聞其賢。聘以爲相。魏王不能用其言。斌乃以病致仕。人謂之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山東謂太行山以東諸國也。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喟然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

第七章 公子救趙

時魏人之無識者皆曰秦趙之紛爭。魏之利也。魏相孔斌曰。何謂也。曰。秦勝。吾因而服焉。不勝。則乘其敝而擊之。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害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响响相樂。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竈將及魏。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故救趙者。亦以救魏。而魏王不悟。畏縮不敢出。以俟國亡。公子焉能坐視也歟。

謂竈門也

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

語見孔叢子

今子不悟。破趙而患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魏王之許可。計不獨生。而令趙亡。趙亡。魏亦隨之也。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與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至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別無他法。欲赴秦軍。此猶以肉投餓虎。何功之有。而客皆不能爲籌策。如此則焉用客。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必復返也。公子再拜求教。侯

生乃屏人私語曰。羸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王之諸姬。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羸聞如姬父爲人所殺。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而公子報之。以是如姬甚德公子。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竊虎符。公子得之。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功也。

公子從其計。往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遂行。侯生曰。將在外。利於國者行之。主令有所不受。公子如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復請於王。則事不成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自恃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

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老不能從矣。請數公子行期。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刎。以送公子。後侯生果自刎死公子至鄴。矯魏王命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首視

公子曰。吾擁
十萬之衆。屯
於境上。國之
重任也。今單
車來代之。何
如哉。欲不從。
而朱亥袖四
十斤鐵椎。椎
殺晉鄙。公子
遂將晉鄙軍。
下令軍中曰。
父子俱在軍
中。父歸。兄弟



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擊秦軍。秦軍大敗。遂救邯鄲。存趙國。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郊。平原君負韉矢。音蘭盛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

當是時。公子之客。有唐雎者。謂公子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公子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知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猝然見趙王。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王聞公子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則大怒。公子因使趙將將其軍歸魏。而獨與客留趙。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驕矜自得之色。或謂之曰。公子今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以爲功。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宮室。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塔。公子側行辭讓。從東塔上。

禮記曰。主人就其塔。客就西塔。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塔。

自言罪過。有背於魏。無功於

趙謙退之容可掬。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郢音爲公子湯沐邑。魏亦仍以信陵奉公子。

批評

秦伐趙。魏人方以爲幸。貪小利而忘大害。此其所以亡也。孔斌獨憂之。此已非當時流俗人可及。燕雀處堂之喻。古今一轍。誦之能不悲乎。

觀此則知當平原君至魏求救之日。魏國之人。蓋分不救與當救兩派。主張不救者。多無識之人。主張當救者。如孔斌亦其一也。然孔斌雖於事理較明。而亦無所作爲。當國家存亡危急之秋。空言奚益。本章特引此事於信陵未發之前者。一以見信陵爲能實行其懷抱。一以見信陵救趙。非爲私親而爲國計也。

侯生於公子盜兵符事。慮之極詳。而於戰事。則不置一辭。一若兵符到手。必操勝算。可無毫釐之疑者。則知魏兵之訓練有素。可以一戰。與公子之能將令。讀者自於言外見之。

侯生自刎於公子出兵之日。以常人之眼光視之。則侯生無必死之道。而竟死。其死也。有傷於勇矣。孟子曰。死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侯生逆知公子此行。無論功成與否。必爲魏王所怒。而無返國之望。身已暮年。不能久待。故遂畢命於知己之前。此真血性男子之所爲也。生言「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功。」魏王誠能悟救趙卽以救魏之理。與公子表同情。勝秦之後。歡迎公子還朝。而使之主持國事。則管仲之功。何難再見。惜乎其不能也。勝秦之後。魏未能得何利益。坐失事機。豈不惜哉。

驕矜之意。最是難除。以公子之賢。加以唐雎之忠告。其初猶幾乎不能剋除此二字也。後聞客言。痛自責備。侍魏王席。謙退之容可掬。過而能改。畢竟公子不凡。

或謂公子初以不得已之故。矯魏王之命。奪軍救趙。事畢之後。理宜不避嚴責。自縛而歸。謝罪於魏王之前。奈何逗留外國。以壞國法乎。此唐荆川所以論其專權自恣。無人臣之道也。答之曰。公子若歸。則不死於魏。而必死於秦。

不觀魏齊乎。魏齊不過得罪於范雎耳。秦人迫之。轉輾逃避。趙魏之國力。不能保之。竟至自刎。公子身敗秦師。其得罪於秦大矣。秦人逆知公子有矯命之罪。必讒慝於魏王之前。假魏王之手殺之。而洩其恨。否則強逼魏王。如以待魏齊者待之。以魏王之孱弱。有不惟命是從者乎。觀於居趙十年。一旦歸國。秦人猶能行間以去之。則此說亦非武斷矣。死於魏之國法可也。死於秦之威命則不可。公子欲留有用之身。俟祖國危急之際。奮身救之。何必拘於小節。以逃後世書生之論。而誤大事哉。

唐荆川

名順之。武進人。有荆川文集。

之一「信陵君救趙論」一首。自來選古文者。多收之。

其最得意之一段云。「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肯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爲魏也。非爲六國也。爲趙焉耳。非爲趙也。爲一平原君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

不救。」此等論調。不是作文。直是遊戲耳。其大意無非戒人臣不可自擅。而欲以語妙勝人。故不覺成此極謬之詞。而於理論無所依據也。荆川集中。不少名作。選家偏捨之。而獨取此。豈欲彰唐公之失乎。彰唐公之失其事小。少年見之。將盡變成自了漢。其禍更大。故不得不表而出之。非敢摘前賢之失也。

第八章 公子歸國

公子在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博徒謂賭徒。賣漿家謂賣酒家。公子慕之。求見兩人。兩人匿不肯見。公子伺知其在。徒步而往。兩人見其誠。出見之。自此相得甚歡。

平原君聞公子交毛公薛公。不悅。語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乃從博徒賣漿者遊。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背魏王而救趙。今始知其非。無忌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

以無忌從之游。尙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與共居也明矣。乃束裝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爲免冠而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言公子盡有平原君之客也。公子於是留趙。十年不歸。

公子在趙。雖不與故國之事。然禮賢下士。一如平時。暇則講求兵法。蓋知天下紛紛。藐然一身。其關於前途者甚大。又可見志士仁人。雖顛沛之中。亦不廢時。不灰心。積極進行。無有已時也。

公子離魏後之魏國。又何如乎。則朝政多非。國勢日弱。秦人日夜攻之。亡在旦夕。魏王憂之。夫人憂則思。思則明。至此乃知秦之志。必欲亡魏。嚮日親秦之政策。實亡國之政策。而惟行公子之說。方能救國家之危亡。乃赦公子罪。使人請公子歸國。意公子聞之。必卽日就道矣。而公子猶未知魏王之誠意也。反戒門下有敢引進魏使者。罪至死。賓客皆以公子無愛國心。稍稍去之。亦莫有敢諫者。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

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憂。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有何面目立於天下乎。語未及終。公子立變色。備駕而歸。公子不履大梁之土。十年於茲矣。四郊



多壘。所謂滿目山河淚沾衣者。能不爲公子詠乎。魏王與公子相見。暮年兄弟。此日重逢。追思前事。悲從中來。公子之悲感。亦同之也。於是兩人相持而泣。嗚呼。患難之中。性情自見。此事不獨哀動行路。事美千秋。魏王奮發有爲。信任公子之心。亦於是決矣。卽日以上將軍印授公子。

公子既任國事。先發使者以歸國之狀。遍告諸侯。諸侯聞之。發兵往救者。凡五國焉。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公子之威名。振於天下。

公子聯關東之國。與魏合縱而拒秦。此六國之利。而秦之大患也。非去公子。則秦之勢力。不復能發展於天下。乃求晉鄙之客於魏。使讒搆公子於王前。事成。許以重金爲謝。客以其主人晉鄙無罪而死。怨公子甚。故甘受秦人愚弄。因言於魏王曰。「公子在外十年矣。與諸侯納交甚深。今爲魏將。諸侯之兵皆屬之。天下徒知有魏公子。而不知有魏王。公子欲因此時。南面而王。諸侯雖非之。而畏公子威。將共立之矣。」客之所言。既婉轉動聽矣。而秦又故遣使者。公然至

大梁賀公子得立爲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又見秦使。是固不能不信矣。後果罷公子兵權。不復用之。

公子閒居。日夜自危。又不忍親見祖國之亡。乃與賓客縱飲醇酒。多近婦女。以求速死。如此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夫醇酒婦人。人所視爲行樂之事者也。公子乃視爲鳩毒。讀者於此。可悟酒色之不可近。而公子以有用之才。深願斷送於此而不悔。其傷心又可知矣。

秦聞魏王疑公子。其計旣行。則大喜。然恐魏王見事急。則復起用之也。故未敢遽加兵於魏。後聞公子卒。則其喜可知已。卽使蒙騫攻魏。拔二十城。自後稍稍蠶食。公子死後十八年。而魏竟亡。時則公子早已骨化形銷。冥然罔覺。國雖被滅。亦不知所以恨矣。

批評

毛公薛公。號爲高隱者。乃一託於博徒。一混於賣酒家。託業如此。實不可解。宜平原君之羞與爲伍也。其後勸公子歸國之言。則又非有學問者見不到。

此兩人在公子門下。意必建白甚多。而史公既忘其名。行事之可見者。亦止此而已。皇甫謐高士傳。不載兩人。陳仲醇逸民傳。全錄史記信陵君傳。使兩人得以附見。他亦無所發明也。

食客聞平原君輕視毛公薛公。則去之。聞公子賢。則歸之。後聞公子忿而不歸。則又去之。可知若輩於義利是非之間。皆辨之甚明。非若後世做門客者。專爲豪家鷹犬。勢利之外。一切皆不計也。

公子在趙。以羈旅之身。脫離寵辱之境。得專門研究兵學。以備他年之用。他人以公子爲無聊者。公子反得閉戶讀書之機會。朱子曰。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公子有焉。

公子不欲回國。蓋知魏王之意。非至十分危急。必不悟其親秦之非計。而誠心悔悟。迎還公子耳。非不欲歸也。毛公薛公以大梁垂危告之。不聞爲魏王表白誠意。而公子卽日束裝告歸。則以亡國事大。一身之利害。又不暇計矣。專制之朝。其亡也。因於知人不明者。十居八九。事急之時。則求賢以自輔。事

過之後。猜忌交至。放斥隨之。一部廿四史之興亡。無不如此。固不獨魏安釐王一人爲然耳。

公子見魏國國勢已陷於不可挽救之境。至求速死以爲快。當其將死未死之際。問天天不語。入地地無門。古來傷心人。誰有如公子者。後人讀之。其傷感爲何如哉。然弗徒作傷感也。古時一國之興亡。在乎君。今時一國之興亡。在乎民。在乎君者。民既無如之何。在乎民者。誰扼我之手足。而不改過以圖新。自強以保國也。奈何今之少年。皆惟香奩體之小說是喜。不學公子之立志。而惟學其醇酒婦人耶。嘻。噫。可以思矣。

第九章 結論

太史公之傳公子也。極力寫生。於養士救趙二事。言之詳矣。而於公子沉機觀變。先覺覺世之微。則未嘗明言之也。夫雨至而曰雨。風至而曰風。此在聾瞶者亦能。惟豪傑之士。能當天下事未發之先。知其趨勢而預爲之防。由是論之。則

公子平時之惡秦。實公子之識見。高於時人萬倍也。

人處於社會。勢不能孤立也。則必結友以自固焉。國立於世界。勢不能孤立也。則必交隣以自固焉。結友慎毋結匪人。交隣慎毋交敵國。何謂敵國。包藏禍心。以我之滅亡。爲彼之利益者是矣。若是則魏之仇敵莫如秦。當交而不當親。當拒而不當近。至今讀史者。人人明之。而當日則舉國昏然。認敵爲友。自稱東藩。以求其庇。其有曉音苦口。以秦之陰謀。暴於國人。主張親趙而排秦者。惟公子一人。

公子少時。齊楚嘗相約而攻魏。魏人不悟齊楚之侵入。爲禍較小。而秦之不可親也。竟使人求救於秦焉。秦人故爲作難。兵不卽發。乃有自號名士之唐雎。求使於秦。而謂秦王曰。一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者。以秦之強。足緩急有恃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而秦救不至。在秦豈不以魏之受禍未烈。故爾遲遲乎。如魏已急。而秦救不至。則已割地以和齊楚。王尙何救焉。故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強齊楚也。王亦何利之。

有「秦王聞唐雎之言。卽爲發兵。魏雖倖免齊楚之禍。而雎之言。亦可哀矣。不
明大勢。不圖自強。而惟依賴虎狼之秦。早已不成爲獨立國矣。

不但此也。魏見唐雎之說行。親秦之心愈甚。魏王欲求秦助其伐韓。以求故地。
公子聞之。乃痛切上書。澈始澈終。天下之大勢了然。後日之興亡如見。此非特
關於一國之事。實六國之事。非特一時之讜論。實亦千古之龜鑑。戰國之士。未
有能見及此者。可與諸葛武侯草廬之對。同爲一代之大文也。其辭曰。

秦與戎翟

同狄

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不識禮義。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

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知也。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
王不知。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
當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王以爲安乎。王欲得
故地。而與強秦益親。王以爲利乎。秦非息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更求拓地。
其拓地也。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趙。秦必不
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秦必不爲也。秦

又不敢跋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楚。若道河外。倍大梁。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秦兵東出。惟一魏國可攻。而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天下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肯休。故爲今之計。莫如行縱。行縱則楚趙之所欲。而魏之利也。如與秦亡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不保。衛齊亦亡。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矣。

公子所抱之政策。蓋如此。無如舉世不悟。邯鄲之事。有可乘之機。而不敢爲。非侯生之智。公子之勇。則秦早南面而稱帝。不待至始皇也。

且公子非但具過人之識而已。其軍學亦不尋常。留趙之時。著兵法二十一篇。史記言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當七雄之末。諸善戰兵法。漢書藝文志有魏公子二十一篇圖七卷。今皆亡矣。當七雄之末。諸善戰者。吳起、孫臏、田單、白起、廉頗、李牧。皆有名於天下。而公子不與焉。不知善用兵者。莫如公子也。吳起孫臏之時。秦固未甚強。而田單之所摧。則燕將騎劫。廉頗之所敗。則栗腹。李牧之所勝。則匈奴也。白起用秦之強卒。以攻諸侯。固當必勝。

若夫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殺趙人四十五萬。而直趨城下。城且旦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兵將皆非素習。倉卒之間。提偏師以臨大敵。竟逐之以存趙。此其兵略爲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目中已無魏矣。公子將五國之師以救之。國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子又率而大破之。然則一代大軍人。誠非公子莫屬也。漢高祖知兵善戰。後得天下。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以四時奉公子。爲欽其將略也。

批評

秦人之志。欲滅六國久矣。其滅六國之法有二。一則連橫以鬪諸侯。一則遠交齊楚。而近攻三晉。凡此方針。秦已明目張膽言之。六國之君相。冥然罔覺。甘受其愚。以至於亡。讀史者爲之忿忿而不平。當局者迷。而旁觀者清也。當時惟公子知之。能進對症之藥。其識高矣。志意未伸。抑鬱而死。天欲興秦。其奈之何。

六國之士。以能拒秦者爲能愛國者也。楚之屈原。其仕於楚也。對於內治。則以親賢爲本。對於外交。則以拒秦爲急。內自強而外擇交。當列國紛紜之世。明此可以立國矣。乃以懷王之昏庸也。內則不能自強。外則不能擇交。屈原無可如何。終自沉而死。今與公子相比。其識同。其志同。其末路亦同人。皆知屈原以愛國而自殺。其實公子雖獲終正寢。亦自殺也。太史公贊屈原曰。「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今以此語移贈公子。亦無愧色。

唐睢亦當時游士之有名者。彼豈不知求秦之非計。乃一味乞憐。絕不慮及魏國之後患。蓋彼之志。惟在達魏王之目的。藉以固位而求寵也。豈計及社稷之安危哉。

公子上魏王書。實爲一代大文。宋蘇子由之六國論。卽本於此。乃自來選古文者。知有子由之文。而不知公子之文。嚴鐵橋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亦竟遺之。何哉。本書所引。特爲節短。原文見史記魏世家中。

公子之軍學。一爲揭出。便成確論。以是知讀書論古。須從四面八方看去。但

據一人一事之記載。而不觀其全段。則難與論古也。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眷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國難後第一版

(二八四九)

少年叢書 信陵君 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孫 毓 修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朱廣福)

五五四六上

